

章氏遺書

第十八册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三

文集八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平金川文

謹序

臣伏讀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文及班固典引諸篇竊壯其詞采而虛稱符命尠裨實用以是陋之及讀唐臣韓愈柳宗元等所爲元和聖德詩平淮西雅敷張揚厲可謂盛矣然憲宗中治之世淮蔡密邇之區武功小立何足多者而詞臣相與斧藻德業訇鏗事功焜耀裔皇侈然若欲凌三而四躋五以六何其誣也此無他實不足則競於文道不充斯飾於貌理勢之相因人情之必至

者也欽惟我 皇帝陛下卽阼以來闔闢乾坤周旋風
雨握元符以撫運宅顥氣而中處 文德武功震蕩六
宇簡策以來未之有也惟茲金川之捷功烈峻偉天街
地脈山陬海澨草木奮發鳳儀麟止血氣之倫踴躍抃
喜際斯極盛可謂瑞不輟圖紀無停史者矣臣惟堯德
蕩蕩民無能名成功文章巍煥斯稱今大勳所輯輝赫
天地 神化周流不可擬議然以蠡管之窺隅墟所測
則皆本於 一人宵旰憂勤朝乾夕惕於穆緝熙與
天無極是以大化旁浹規圓矩方聲教光於風雷制度
樸乎元黃被不待漸威無用剛至於若斯極也然猶
聖不自聖欽明無已勅 天之顯惟時惟幾是則乾行

不息所謂萬世無疆之休至深遠也豈與漢廷稱瑞唐
世頌功虛而爲盈得少爲足者可同日而語哉臣竊不
自揆敢述詩書之所稱述推見 聖人偉烈豐功本乎
精一執中之旨撰爲平金川文一首雖文詞不敢上希
作者亦庶幾猶存其質云爾其詞曰

昊天無言於穆清寧迴泊沿乎四遊晃朗濯乎三精下
俯亦曰蒼蒼物雜撰而自以爲名角距牴牾猛噬驍騰
陰歆陽煦亭毒流 形智慧蘖欺血氣牙爭此林林總
總 皇穹不能形理求肖厥德者爰集於我 聖清
列聖傳序超軼紀載峻德鴻功彪海炳岱 皇帝御宇
重華繼代顯謨承烈化極無外譬如依被日月莫測其

光景邈處乾坤相忘乎履戴者矣然而地大物稠苗繁
莠聚禽獸之所巢窟山川之所掩阻固已度外置之封
以丸土而已乃有鬪穴之蟻負蝸之虎爭蝸舍以噬鄰
駭覽衣而吠主則羊鞭後至馬截驚羣 皇威輝赫電
掣霆奔撻伐所加雖槁葉之隕颺風輕羽之迎烈燄無
以方斯迅疾也昔者準噶犁掃回部歸誠窮磧萬里邊
烽不驚鄂爾淖爾繡壤春耕天山南北風暖草青斯則
燕然勒石戶庭之闕爾狼胥稱封樊籬之志爾縱株斬
草昧剗鑿鴻濛日竈月窟之表候露覬風之野盡入版
圖豈有若是之曠蕩無涯者乎金川小醜負險恃隘星
宿海南金沙江外域塹所畫天地之界自秦闢蠶叢漢

通叩竿未遑條其山川中其肯會及乎沐浴 聖化比
於三苗之北旣而促浸僭拉鄰封肆啟櫪馬爭蹏跪銜
竊轡 皇武旣張委命請吏許湔癢而濯垢未禽誅而
草薶是乃 神武不殺豈直三驅之失前禽兩階之徵
干羽已哉夫獮狙冠服裂之安也螭蛆芻豢哇之甘也
蓋自促浸啟釁始於革布什咱螻蝻饕餮稀蕩其疆場室
其女妻目熒四鄰氣吞九司强者風於跋扈弱者肉於
刀機於是 皇帝乃命將軍溫福整旅詰奸金鼓所至
摧礪裂巖收明正下木達克資哩氣已振矣據美諾復
革布平僭拉威已宣矣擒澤旺走格桑臧促浸力已舉
矣然而梟酋索諾木猶敢以褫魄之餘响沫窮竄之格

桑肱支僂拉之賊目熒惑美諾之降徒將欲返榆燄於
 枯葭當椎輪以螳臂者何哉患生於自恃而詞託於同
 病心險乎山川而朋彙乎梟獍雖蠹肆其奸而不知
 天已訖其命矣 皇帝遂紹定西將軍阿桂進復僂拉
 明亮豐昇額左右策援八旂勁旅火器健銳諸營淬其
 鋒吉林索倫黑水諸軍礪其鏑西安荊州諸鎮枕其鐔
 三楚滇南黔中三秦精銳襄其鈇運以 神謨揮以龍
 韜洪決崑崙織劈秋毫九地潛攻九天招搖自資哩至
 於美諾五日克復不啻長狄之走僬僥於是谷噶批馬
 尼割羅博驍喇穆析康薩脊解木思尻劈支斷溯普胸
 剗默格昆色胸而用燔茹寨腴而可食遂書遜克爾宗

經首之會焉莫不股判睢分脂剔骸折然猶困獸倚幽
奔鯨府海轉經樓中勒烏圍外重巖疊塹地雷火彈之
掣亘索梯橋截火囊沙之械天地之所震眩精靈之所
悚駭而後戈舂噶喇依之巢組繫索諾木之頸風旋日
迴天廓地靖暘雨順時謠歌著應誠所謂千載一時不
可遭逢之嘉會也而 至人無爲自治成功弗居 兩
陵申告則曰非予一人武焉羣臣稱頌 謨烈則曰實
惟 聖母篤慈祐焉肇舉 時巡升燎 岱宗則曰恭
迓 慈釐無取金泥玉檢封禪云亭謂非古焉 闕里
告成則曰羹牆如見申景慕焉 御門受俘冊功錫賚
則曰功惟五服五章罪惟五刑五用欽若 昊天而未

嘗以人意與焉夫靖寇大功也闢疆鴻烈也 時巡盛典也上崇 聖母徽稱不世之休嘉也臣謹按易贊高宗之伐鬼方詩詠宣王之征淮夷垂於典冊不世之奇然以今日 皇輿所奠則荆漢區宇淮徐門庭殷周之盛儒者所稱猶未若我 皇端拱垂裳高居穆清造化無迹 聖人無名是以龍圖馬書龜疇麟紀之屬不足煥其文青雲珠斗翠簾朱芝之倫不足昭其瑞 渥澤浹淪 湛恩汪濊在宥而理澤地以萃 帝坐明堂八風既沛蓋不特擴夏益之山經廣周書之王會而已也爲竇總憲撰杜封君七十壽序

乾隆壬辰 天子東巡狩四方才異之士咸隨屬車獻

賦 詔試文行幄拔其尤者授內閣中書舍人余時以
職事扈從幸叨校閱而會稽杜生兆基實與其選旣同
官京朝二十許年兆基歷仕郎署洊陟臺端聲名物望
卓然在人於余尤深知契尊甫淦洲封君數相往還乃
知世德家風蓋有自云歲在乙卯君居山中齒登杖國
鄉人官都下者相與製錦以屬兆基將歸爲山中壽以
余稔習於君又近託姻婭欲余一言爲之介觴余惟世
俗稱壽非神仙恍惚卽榮祿膚辭古人之言必貴有所
不朽而後足以壽乎其人也君於乙巳六十生朝其鄉
老前少傅梁文定公嘗爲之辭稱君少壯爲人甚悉余
無庸綴矣惟聞君之還山也兆基欲請假歸祝君手書

止之鄉黨相與稱觴則辭謝曰我生之初我母王太恭人遭我祖芝田公喪俗忌娠婦不得臨窆我母痛心不克躬親大事嘗求藥自毒所娠至於幾殆每念生我劬勞烏用稱壽兆基旣不得請則以厚貲將歸爲壽時值鄉里歲歉君悉以周族黨之貧乏賴以舉火者六百餘人杜爲會稽望族君之歸也行齒爲宗祭酒宗祠主祐前人泥古廟制統以爵敘君謂今祠同室異龕不以世限苟序之以爵是子弟之貴可先父兄不可訓也爰據經禮釐正祀法首出資以倡族新其祠宇瞻其祀田族人相與感化莫不斐然興起昔梁少傅述君生平旣美君之行誼又若惜其懷才未遇僅施設於家庭里黨之

閒澤流未廣然君嘗游於魯山知縣沈君詩李君婿也
洪河築隄徵材募役未得肯綮虧帑鉅萬勢且不支君
徐察物情指示款要明年減費强半而功成爲諸縣最
沈由是以幹濟聞又徵漕剔弊黠胥不得爲奸民間訛
言相驚謂詰朝盜起爲亂當以兵刼倉儲一時官吏相
顧失色或議牒報上官請兵護衛勢洶洶且不測矣君
曰時豐安得盜此奸人惑眾計耳張皇則中其謀矣屬
沈密召尤黠者數人託以他事錮閉官署俾內外治事
如常及期境內帖然其臨事應變倉猝鎮定如此此以
見君本末經緯不特孝友政於門內已也君今頤養山
中德薰後進而兆基服膺庭訓旣略見施行矣異日兆

基敷歷中外爲名公卿爲賢岳牧將見億兆蒙其休澤
則君之自壽於天地間者方且無窮又安得窺其流澤
之未廣耶

金煥若封君七十生朝屏風題辭

古稀天子御極之五十五年龍集庚戌 聖壽誕周八
十昌辰四方奏上期頤大耋史不絕書德門善族數世
同居耆老康寧曾元疊侍見於奏報者不可勝紀蓋協
氣之旁徵也沔陽州學正應城金澍學誠同年友也適
以學使按府待事漢陽因得渡江相見爲言尊甫封修
職公煥若先生於丁未歲周七十生朝今年爲母夫人
宋太君齊年稱慶州弟子服澍教誨相與製錦稱觴以

學誠世通家誼知先生家甚悉俾勉爲辭以介觴祝按
先生家世歛之望族後以行賈遂家應城先生六歲而
孤兄弟四人伯兄早逝仲以醫業自活先生與季弟聞
雲束髮受書家世中落母夫人以針黹織紵供兄弟課
讀先生稍長試童子不遇慨然曰讀書求榮顯慰親心
耳顧忍老親勤劬千百以待一日之榮顯已得不償失
矣況遇不遇未可知而親年不可挽尙言待榮顯慰親
心耶然榮顯固親志也惟養志之責遠而尙可徐期養
身之責切而無可暫貸弟幼且慧請分其遠而尙可期
者自惟年齒稍長請肩其切而無可貸者庶幾並行不
背於是棄而業賈賈業稍起母夫人甘旨無缺所需無

不得季弟爲名諸生自幼以長凡師儒束修之餽交游
縞紵之投賓客文酒之會先生皆資給之略無倦色每
聞雲下第兄弟對泣謂無以下報先人課子甚周以至
謂償已之不得已而棄儒以服賈也子澍登賢書仕爲
儒官先生勉以讀書敦行爲多士式法澍率教惟謹汚
士稱之先生性醅茂與人不妄交常書謙慎勤儉於坐
臥處晚年常靜坐閱古人書得名言楷行輒手錄之以
存鑑誠宋太君歸先生數十年閨門以內相敬如賓太
君事君姑以孝聞君姑年九十餘太君日起居如新子
婦里黨遠近莫不稱先生家風學誠於丁丑戊寅間先
君子罷縣僑寓應城聞雲故先君子試縣童子所薦士

然非公不至縣庭旣罷官乃數相過從及先君主講應
城澍執業稱高第時聞雲授經家塾書舍面北城陰地
稱幽僻每春夏之交雜花芳草掩映籬落閒論文多暇
繼進壺觴澍猶以弟子侍郎穎拔出其流輩先生時一
至齋見儕輩往還卽喜動顏色知先生天性友愛且以
讀書爲樂也後學誠移家京師應城公車至京師者澍
猶時通書問丁酉學誠舉順天解試澍亦舉於其鄉爲
同歲生今庚戌再游武昌澍已授官而適遇先生暨宋
太君齊登上壽觴祝致語又焉所辭惟善言天者必驗
於人剛成君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命君子以
謂其說誕也人生富貴固有不可知者以其得之必以

道也壽則貞固之德恆久之理生人所以不朽之三亦曰金石之永云爾先生自以家世儒業至不得已而謀養亦曰尙有遠可緩期者耳卒之不得於身而得於其弟其子身受綸褒世以儒顯則不可必者亦若操券得之矣況其可必者耶異日澍以名師儒擢賢牧伯爲時霖雨爲國幹貞人之被其澤而推本生成之所自者先生之與太君蓋將自壽於一鄉一邑者且壽於一國與天下矣

周簣谷五十初度屏風題詞

嘉善周君簣谷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爲永清知縣明年脩輯縣志屬學誠撰次其事今二年矣縣之人士以